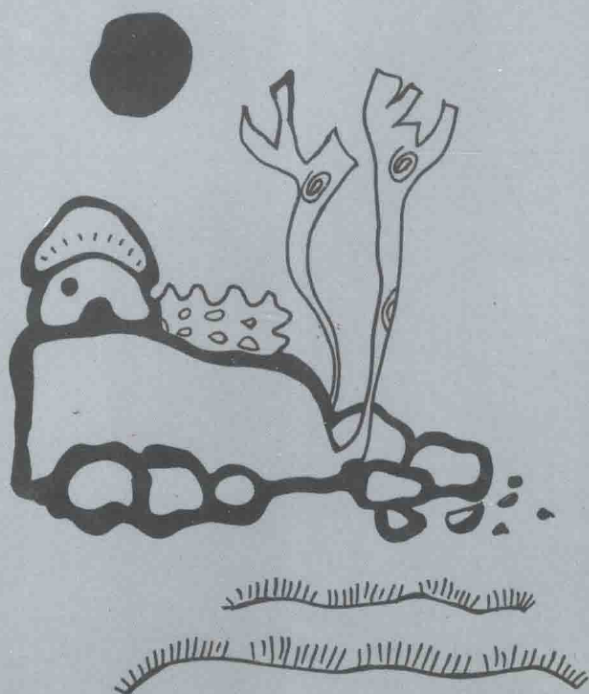


三峡文丛

SAN XIA WEN

新瓜果

李继尧 著



新 瓜 果

李继尧 著

中国三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瓜果/李继尧著. —北京:中国三峡出版社,
1996. 11

(三峡文丛)

ISBN 7-80099-208-X

I. 新… II. 李… III. IV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9114 号

新瓜果

李继尧 著

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
(北京市海淀区蔡公庄一号)
鄂西地质测绘制印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印张:7 字数:166 千字

1996 年 11 月第 1 版

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099-208-X/I·33

全套定价:165.00 元

印数 1—1,000 册

目 录

高粱区子.....	1
人比黄花瘦	37
漳河血柳	68
新瓜果.....	103
忧怨曲.....	138
山门向南.....	172

高粱区子

漳河闯出荆山，便进入了地阔天低的一马平川。河水带着日月星辰，悠悠荡荡地流，似一曲古老的情歌。人们向她靠近，生命之火冉冉升起，于是炊烟成云，大地似锦。

乙亥年七月，漳河里走了一次巨蛟。巨蛟龟身两丈，蛇尾八尺，两眼像灯笼。它抬头舞身，引起漳河猛涨，百里平川一时洪水滔天。三日水清，漳河平原到处一色土红。一阵阵的乌鸦翻飞惨叫，觅不着一粒食，漳河湾的人慢慢回来了，庄稼完了，房子倒了，嚎陶惊天恸天。

十里长滩边的红高粱还活着。南风吹来，高粱摇着土红的叶，土红的穗，却没有一丝响声。一个二十多岁的汉子站在河边木木地望这片泥高粱。下午的太阳火毒，晒得他的前胸后背汗流成河，打湿了他的蓝土布裤衩。他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跑进高粱林，扶那些完全倒地的高粱，他一根根扶，一根根摇。太阳西斜，他朝河边走去，用粗布汗巾洗脸擦汗，然后把水边的高粱扳下来，浇水洗穗上的淤泥。就这样一直忙到日落星现，才回家。

他就是曹九仙。河边这几十亩高粱地是他种的，从前这里是一片沙滩。十里长滩在这里拐弯，弯弯的沙滩每年落一层淤泥，曹九仙在这儿种高粱，一年收近百石高粱，刚够他作坊放酒。每年放300多坛酒，沙市一百坛，宜昌一百坛，剩下的供本县本地。往年涨

水，一般只淹杆不没穗，今年淹了穗，而且淹了三天三夜，这高粱刚含浆，水泡泥糊，肯定都是区壳。今年这酒怎么放？

这次大水半夜陡起，屋内的水齐大胯，他慌忙淌水转移了老母和小女腊梅转来，妻在赶牛出门时被大水卷走，连尸首都找不到。他平生第一次遭这炸雷般的轰击，击碎了他的心，使他成天昏糊摇晃，眼前的一切，对他恍如隔世。他已三天没进食了，他的五岁的小女饿得汪汪喊。八十岁的老母已饿得气息奄奄。他踏着星光进屋，腊梅躺在椅子上睡着了，他轻轻推醒她，递给她一根嫩高粱杆：“嗯，清甜！”他点燃了油灯，揉他带回的两支高粱穗，用水淘洗，然后用磨推浆，点火煮糊。浆还未煮熟，腊梅就拿碗添了一碗，呼啦啦吃起来。煮熟后他添了一碗端进老母房里。

“妈，起来吃一点！”

老母翻了个身，睁眼看了一下曹九仙，又闭上了眼。九仙舀了一勺子，吹了吹，递到老母嘴边，老母伸手推开。九仙淌着眼泪站在床边，许久许久，昏黄的油灯照着母子俩蜡黄的脸，照着两把辛酸的眼泪。

老母终于慢慢睁开了眼，而且有一丝亮光射出：“儿啊，把你苦了……你媳妇不该在我先走，我也要走了……媳妇你等等我！”

“叭！”曹九仙的糊碗惊落地上。“妈妈！”他嚎啕大哭。

老母拉着他的手说：“你大哥大仙过继给大伯后，你爹做了一批酒曲，藏在楼上桶里，里面还有个秘方。爹死的那年他跟我说：“我家的酒曲秘方应传给九仙、种田放酒，吃穿不愁。”你——听——见——了——吗？”

九仙跪下说：“我听见了！”

“我死后，跟你爹埋——一——起……”

“妈……！”一声惨呼，撕肝裂肺，睡梦中的漳河湾为之一抖。

曹九仙安葬了老母，已是夕阳如血、晚蝉轰鸣之时，他抱着腊梅回家。前不久还是四口之家，此刻只剩他跟幼女两人，他想起他

老母经常叨念的那句话：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心里不觉凄凉起来。人活在这世上，原是艰难的，吃饭的担子太沉重。从前有老母出主意，爱妻帮使力，现在一切该自己来。庄稼淹死了——再种；现在还是头伏，头伏的芝麻二伏的豆；作坊——等收高粱后再开业。大水淹过的高粱都是区壳子，就用区壳壳放酒！

第二天他与乡亲们商量，请他们帮助收河滩上的高粱，一人一天一升红高粱。大灾之年，大伙生活无着，强劳动力都上河滩砍高粱，三四十人上河滩，一边砍一边下穗，然后下河洗掉泥巴，挑回放到稻场上晒、晚上打场。九仙把稍高点的高粱挪出来，每人一升，剩下的约莫四十多石瘪子和区壳，搬进了作坊。

大水之后，漳河湾的气温凉爽了许多，南风悠悠忽忽，天空万里无云，人们日夜忙补种，曹九仙用了两天补种了后面的土地。

第三日，他与隔壁望生商量，请他到作坊来帮助放酒，望生眯着那对烂桃子眼，笑成了罗汉：“可以？这是老弟瞧得起我。”望生视酒如命，干这活儿有酒喝。

第四天，他们洗蒸棚、备柴火、清用具、忙了一天。晚上九仙上楼拿酒曲，他翻开柴火堆，提出尿桶、只见满桶糴子已变成黄黑色，尿气钻鼻，他懵了：这糴子已经七八年了，该还能用？怪，七八年了，尿气还这样浓！放出的酒能喝？从前一蒸棚料、放二两糴子，老糴放多少？他拿了些出来，将尿桶放回原处。

他躺在床上，虽感疲惫之极，但怎么也不能成眠。最后他决定先用买回的糴子，等赚了钱后，再试老糴。这时，他的心便平和了，窗外月光照了进来，屋里空寂难耐，他想起了他的爱妻。那时，他干作坊，爱妻帮他打下手，凡事她争着干，晚上献给他无限的温存。他抹了一下眼角的泪，翻身向壁，他幽幽忽忽见父亲站在他面前，他惊喜不已：“爹！”

他的爹还是当年那个样，白褂白裤，举着个旱烟袋，定定地望着他就是不说话。

“爹，您老来了正好，我明天开桶放酒，高粱都是些区壳子，我打算用买的糍子……”

他爹猛地抽下烟袋，鼓鼓地望着他。

“等酒卖出钱来，再试老糍。”

他爹摇着头。

“好，那我就用老糍……尿味……下多少？”

他爹腾空而起哈哈大笑，使他毛骨悚然。

“儿啊，糍子好就好在用尿桶装，糍子出来后，先装在尿桶，放两年，八年的老糍是精品，分量减半，你这死脑袋。”他爹一烟袋砸来，他慌忙抱头大喊：“爹——！”

腊梅推她的爹：“爹，你醒醒！”

九仙醒来一身虚汗，这时天已大亮。

早饭后，他用老糍放酒，挨晚酒出，香气遍漳河湾，嗜酒的都往作坊跑，望生端着酒嚷：“这酒，醇甜、香、我喝了半辈子，从来没喝到这好的酒。”

酒被乡亲们抱购一空。

曹九仙用高粱区子放酒，产量不减，酒醇味好，并广告乡邻，高粱区子也可以换酒，人们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人们排着队到他家购酒换酒，他的生意越做越红火。这年他放了四百坛酒，从此四乡五邻不喊他曹九仙，喊他高粱区子。第二年春，漳河湾的麦子黑油油，高粱肥敦敦，雾特别浓，十步之外，但闻人语声，就是不见人。在桃花盛开时，来了一个打三棒鼓的大姑娘，此人眉目清秀，挺胸摆臀地来到漳河湾，她在高粱区子门口唱了一段“孟姜女哭长城。”高粱区子给她一碗饭，里面埋了一个鸡蛋五片肉，她抬眼深情地望了一眼区子，见他浓眉大眼，身材伟岸，一身白洋布衣服，微微一笑，她又抛棒敲鼓唱起了“梁山伯与祝英台”人们围了拢来，老人们倾耳细听，乍舌赞叹，青年人看得流口水，听得心旌摇荡。唱完梁祝姻缘后，青年人喊再来个。打三棒鼓的不慌不忙，抬眼找区子，区子站在

最后，正眼巴巴地望着她。“请这位大哥点个曲吧！”姑娘发了话。

“区子哥，你点，你快点！”青年人手舞足蹈，大喊大叫。

高粱区子手一扬：“再唱个‘长生殿’”。唱完后，区子赏她一吊钱。

这姑娘从午后直唱到太阳偏西，最后她走进区子的屋找腊梅讨口水喝。人们散去。

等区子忙完了活儿回家，这姑娘正在跟腊梅梳头，见她回来忙起身道：“大哥，我今日吃了亏，不想再转了，在您这儿借个歇，明日再上路。”

区子见屋里多了个人，生气陡添，也很高兴，便说：“出门之人，不必客气！”只是我家就父女二人，十分寒酸……”

这姑娘慌忙道：“大哥，您怎么这样说……我家在天门，也遭了水灾，父母被水淹死只剩我只身一人。”她泪水如泉。

区子忙劝说：“别伤心，快坐下，我来做饭，你唱了半天，饿了吧？”

“饭我已做好。大哥你真是个好人。”她膘了一眼他。

这个打三棒鼓的姑娘名叫李芝，年方十八，第二天她没走。还是在区子家玩，帮助洗衣做饭，照顾腊梅，她和腊梅形影不离，晚上他与腊梅一块睡，白天她除了做家务外，还帮区子记帐收帐，区子也特别高兴，觉得自李芝进门后，家里也有了生气。外面的人碰到区子就说你找了个好老婆，区子慌说，别瞎说，人家是落难之人，在我家暂且帮忙。这些话也触动了区子的心。每天晚上饭后，腊梅就上床睡了觉，区子和李芝在油灯下一坐一老歇，双方都含情脉脉，就是谁都不好开口。区子觉得李芝人样子好，百里挑一，人聪明懂事，会唱歌，据她自己说还会熬麻糖；自己大人家七八岁，已有子女在膝，不好开口。李芝则认为区子是她见到的大男子汉，文武双全，像唱本中的关云长，他家种田放酒，家境宽裕，觉得自己是个叫花子，不配，不好开口。

他们每天一坐半天，然后总是由区子说：“时候不早了，睡吧！”两人依依不舍地离去。

夏末初秋，收割季节已到，区子准备再蒸三天酒后，停业收割。一日晚饭后，区子与李芝又静坐灯下，区子把想了好久的话说了出来：“芝姑娘，你来我家帮工月余，我们还没谈过工钱……”

李芝一惊：“大哥，你说哪里话，你收养了我，供吃供喝就感恩不尽。”

区子说：“你同情我们父女俩，愿在我家帮忙，我感激，但不给工钱不行，暂定一年吧，一年干完，我给十吊钱。”

李芝低头流泪，不再回话。区子只好一人抽闷烟，他原想，先收为打工，平息外面的非议，然后再见机定夺。不想却引起了李芝的伤心落泪。他现在似乎感觉到他的心思，触到了她一颗蹦跳的爱心，快意满怀。

“别哭，我们两家都有伤心事。你是个遭难人，今后我有饭吃，你也有饭吃……你没听外面的人胡嚼乱嚼？工钱暂给，你应该要，外面人问，你就照实说。”他转身出外。

外面好风似水，明亮如昼。

秋收到了，区子与李芝下田摘棉花，砍芝麻，每天天亮下田，天黑归户，外面的人说长道短渐渐平息了，他俩在劳动中更熟悉了，生分与相互的戒备慢慢消除了。

河滩上的高粱，今年长得特别好，叶片黑油油，穗儿刁大如伞，南风吹来，它们摇摇晃晃，沙沙着响。区子与李芝收完了屋后田里的庄稼，今天到河滩上砍高粱，由于怕涨洪水，他们先沿河边砍，临近中午时，他们已砍到河滩的拐弯处，区子说歇会吧，他丢下镰刀，提着水壶，向高粱林中一棵柳树走去，李芝也跟了进去，林中的树下特别凉快，区子喝了水，拿出酒壶喝酒。李芝坐下纳鞋底。她的衣衫全汗湿了，汗湿的衣服贴在身上，高耸的奶，圆圆的臀令人心醉，区子第一次这样仔细的看她，看她已经熟透了的胴体。李芝知

道他在看她，抬头给他媚人的笑，区子一惊，全身发热，心咚咚地跳，李芝哎哟一声陡地站起，向她的臀上一巴掌，“蜂子！”她惊哭了，区子忙上前帮忙“没事没事。”他一巴掌朝李芝的后臀打去，触到了她极富弹性而细嫩的肉，全身象触了电，发热发麻，几乎晕倒了，他一下扳倒李芝，压在她的身上，李芝闭着眼，任区子发狂，她第一次尝到了女人最快活最甜蜜的味儿……

漳河静悠悠，一对白鹤在沙滩寻觅，南风阵阵，红高粱望着蓝晶晶的天摇晃，李芝慢慢地走过来，挨区子坐下，低着头轻轻道：“区子哥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……”

区子笑望着她，连连点头。

李芝一下扑在他肩上：“我们结婚吧，区子哥？”

区子一侧身，把她揽在怀里，双手抱住她的肩，他的一双铁箍似的手箍得她喘不过气来，久久地，久久地，维持这沉默之爱的辉煌，河滩静静地倾听，天地默默地等待。李芝抬头吻了一下区子：“嗯？”

区子松掉李芝，慢慢地说：“芝妹，你我去年都丧了亲人，待三年出灵后再说吧！”区子的实意是他丧了妻。在漳河湾，丧妻必满三年后才能再娶。

李芝流着泪，哽哽地说：“我受不了，不，不！”

区子叹道：“唉，没办法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漳河湾做人。”

李芝还是哭。

区子又坐到李芝跟前，一面给她抹泪，一面说：“反正你是我的了，除你外，我谁都不娶！”

李芝破涕为笑，一下抱住了区子，她从前的孤苦伶仃一下消除了。世界在她眼里充满着神秘和希望。

从此，她活跃了起来，在外面，见人就喊：哥、姐、叔、婶，喊得热乎乎的，在屋里她以主人的身份，不停地干活，她还建议区子在漳河镇设个酒的销售点。她吩咐区子添制器具，今冬开始熬麻糖，年

前卖，准赚钱。

这年冬天，区子与他过继的大哥曹大仙商量，将大仙酱园铺左边的仓库租给她卖酒，大仙同意了，房租是三百斤芝麻棍子糖。腊月。区子叫李芝上漳河镇坐铺卖酒，带卖麻糖。李芝穿着新制的洋布花衣，头包青布扎花巾，端坐铺房，见人先笑，后按来人的年龄叫哥，伯姐婶，然后打酒卖糖。腊月的漳河镇，赶集的人山人海，区子酒铺门前从早到晚一直人成堆，挤搯喊叫，十分热闹。李芝忙得不可开交，区子每日送酒四五次，挨晚他协助李芝卖酒，燃灯时分，他俩倒柜清钱。往往这时，大仙便来聊聊，大仙比九仙大三十多岁，个儿矮小，山羊胡子深洞眼。开始，他只是关心区子的生意，三天后，他发现区子的营业额已超过了他的“曹兴记”杂糖铺和酱园铺。酱园杂糖生产是他几代人的家传，在漳河镇方圆几十里是有名的，因此他成了这漳河镇的首富。现在他见区子的经营超过了他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很不安宁，这几日他发现，区子的芝麻糖销售特好，比其他的杂糖物美，农民很喜欢，每每抱购一空。一日下午他走进区子的铺店，拿起一根芝麻糖一咬：“嗯，不错，又脆又香又甜，在哪里进的货呀？”

李芝忙于买卖，第一次听到大仙那似女非男的勾铎腔，一怔，扭头一瞥：“哟，是大伯呀，这棒棒糖是我们自己熬的。”

“你是哪家的姑娘啊？”

“我姓李，老家在天门，逃水灾到这儿来的。”

大仙站起来瞧了下李芝，见她樱桃嘴，糯米牙，眉清目秀，笑问道：“你不过二十岁吧？”

李芝答道：“满十八，进十九。”

“不简单。是个难得的人才。”大仙走出店门。

区子送酒来了，见大仙忙说：“大哥请坐！”

“我已坐了会儿，你们忙。”大仙朝李芝笑笑，跨出大门。

李芝说：“大伯您老既然来了，得给我提个意见啦！”

“好好，你一个人抵我酱园铺的三人。”

“您夸奖了！”

大仙转身道：“区子，你与李芝忙完了到我那儿吃晚饭吧？”

区子说：“多谢，我们晚上还要放酒熬糖。”

大仙回到家里，一人坐在火盆边喝茶，大老婆张兰拐着小脚进来问晚上吃什么，他扬手说随便。一会儿，小老婆严秀隔窗问道：“陈老么送来五十斤草鱼要不要？”

“要。他还欠我们三十吊钱，扣去鱼钱，剩下的叫他年前送来。严秀说声好，转身走了。年关将近，后院传来杀猪声。他起身关上门窗，坐在躺椅上心思缕缕：区子拣了个漂亮女人，一个能干的麻糖师付，加上他的祖传酿酒，不出三年会超过我。尤其是她熬的芝麻糖，把我的杂糖生意抵销了一半。我若能得到李芝，我的杂糖铺就能赚大钱，就能继续雄居漳河镇，区子与李芝感情很好，但区子刚死了老婆，三年内不能娶，现在他们是帮工关系，得马上想办法挖这个人。

第二天中午，大仙又来到区子的店铺，给李芝端了一碗肉丝面，进门就嚷：“李芝快吃，我来帮你打酒。”

李芝不好意思，推说：“要您劳神太不应该，这下我还不饿。”

“客气什么呀，趁热快吃。”

李芝只好吃起来，大仙瞅着李芝不眨眼，深洞眼里射出热辣辣的光，李芝不好意思，低下了头。

大仙问：“李芝，你帮区子一年多少钱呀？”

“十吊，我当时说不要钱，难为区子哥收我，给碗饭吃就不错了。”

“你这好的手艺，不要钱怎么行啦，依我看还少了。李芝，你老大哥办了个糖厂，专制杂糖，没有熬麻糖，你来我这儿来，每月五吊钱，逢年过节，老大哥还另有嘉奖。”

李芝忙道：“大伯，我已说过，不要钱，只图糊口。再说，区子哥

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他眼下又无帮手，我怎么能……”

大仙嘿嘿笑道：“不错，这小的年纪，就明大义。”

大仙从区子酒店出来太阳已临西山，街上的人仍然推搡不动，卖小菜的沿街摆摊，卖灯笼的举着杆儿吆喝；卖门神，对联的挑着担子转；卖鱼，卖肉，卖杂货布匹的店铺门口仍挤着人。他走到下街向右转来到河边，河边埠头上停了一批船，有的在上货，有的在下货。他走拢去，见一只大柏木船上有“沙市恒昌”字样，人们正在往船上搬酒坛，区子见大仙走来，忙喊：“大哥，你怎么有闲工出来走走呀？”

大仙这才知道是区子在发放运往沙市的酒忙问：“今年发多少？”

“恒昌今年要 200 坛。”

“去年增发了 50 坛，今年又增发 100 坛，恭喜发财！”他朝泰安号船走去，泰安号正在上他的酱油酱菜坛。他问当事人的袁新：“货发齐了么？”

“发齐了，酱油 50 坛，酱萝卜，大蒜头，晶头各 20 坛。”

“他们说加点的，不加了？”

“老板说不能加了。”

大仙沿路返回，北风野大，他缩着脖子，袖着手进街，街上已是灯火一片。

李芝回家时，天已黑了。她迅速刷锅做饭，待区子从河边回来时，饭已做好。他今天特别高兴，恒旦去年破例要了 150 坛，今年又涨成 200 坛，说明他的酒在沙市销路广。他打趣地说：“李芝，你真的成了我的内当家了，俗话说：听老婆的话，有财发，今年按你的意见办，我们就大发了。”

李芝闷着吃饭，不予理睬。

“怎么不高兴？”

李芝说：“当初我要你结婚，你不，现在你又当我是你老婆，莫

高兴早了。”

区子：“什么什么？”

李芝把今天下午大仙进店说的事跟区子讲了，区子闷了半天，觉得事情很不妙，他知道他哥奸狡起来不认人，他也知道他大哥是个色鬼，漳河镇上的好女子，都受过他的欺辱。

油灯闪烁，煤火兴旺，屋内一片死寂，区子沉思许久，忘了吃饭，李芝说：“吃饭吧。一定要快点想个办法，我看只有换个地方卖酒。”

区子不吭声，他知道换地方也枉然。大仙已对他的经营作了长期的调查，知道他生意兴隆，利润大，特别是用高粱区子放酒，成本低利润好，又兼营麻糖，抵了他的杂糖生意。从前他太天真，现在他才认清这生意场上，只认钱不认人。他想他派李芝去卖酒也是失算的。又想不派她派谁去呢？望生要放酒，过年是销酒的旺季，他日夜干，别人是顶不了的。区子抱着双臂正坐那儿，浓眉紧锁，一双大眼呆呆地望着昏黄的油灯，灯火升着一丝淡淡的烟，犹如他的思绪默默地游动。他一筹莫展，但有两点他是明确的：酒糖生意正兴旺，一定要做下去，明年还要扩大对沙、宜的销售；对他哥也要多长个心眼，和他斗。

李芝坐在他对面，一直定定地望着他，见他苦思不得其解，万分为难，心里十分难过，泪珠从眼角滚了出来，挂满了腮帮。

区子慢慢举起右手抓了几下脑壳叹道：“唉，没法子，年前只十几天了，就在那里卖，过年以后再说。”

“拿酒来喝！”

李芝拿酒，热菜，又将猪蹄炖到煤火上。

区子开始喝酒。他把酒杯慢慢端起，低头一吮，伸颈缩头，然后咕咚一声。他半天一口，一壶酒一斤多，他喝到半夜，李芝陪坐一旁不时长嘴短叹。

区子不耐烦地说：“不要怕。照常做买卖，别的事往我身上推，

由我跟他商量。”

区子见李芝面有难色，继续说道：“开春后，我们就停这个铺子，在对门窑上再做200个坛子扩大外销。”

换三九的时候，下了一场大雪，漳河平原上天地白茫茫，一眼望不到边。早上，区子挑着酒，李芝背着麻糖上漳河镇，大路上留着一串深深的脚印，雪齐膝盖，他们艰难地跋涉，累出一身汗，待到了街上，人们正在扫雪，雪堆在街的两边，中间露出了青石板，街上的行人不少，各家铺子业已开门。他们走到中街，见“曹兴记”三个斗大的金字被雪映得通亮，曹兴记的酱园铺，杂糖铺，已经开门，曹大仙身穿黑色起花皮袍，头戴棕色毡帽站在门口喝茶。

李芝上前一拱手：“大伯，您老早晨好！”

区子只淡淡地喊了声大哥。

大仙的山羊胡子抖了几下，深洞眼的两颗血豆翻了翻：“李芝，你看我的芝麻糖如何？”他得意地哈哈大笑，笑得肩抽气喘，喉咙里拉着隆隆的锯声，他拿起一根递过去：“这上面有五彩芝麻，杆内有三成白糖，尝尝看！”

李芝看了看，笑答好货，抬眼见柜台上堆一堆包装好的芝麻糖，每包上放有红纸金花的商标，正中印有“曹兴记”三个黑字，门外墙上贴有一张曹兴记芝麻糖销售广告。区子见了心里发毛，脑子嗡嗡响，他没想到大仙这手来这么快，李芝气得几乎流了泪，但他还是强笑赞道：“恭喜发财，大伯您真会做生意！”

大仙笑出了一脸的菊花瓣：“那里那里，我若有你这个能干人，一年能添块金砖！”

区子大声说：“李芝快开门做生意！”

李芝开门收柜台，倒酒，摆糖，大仙跟着进店，问这问那，等区子走后，他叫他的大老婆张兰送了一碗肉丝面给李芝。

李芝说多谢伯母，我已吃了早饭。

张兰嗔怪道：“年青人，过道门，吃一盆，莫客气，快趁热？”她放

下面走了。

区子往回走，心里烦死。路上遇一阵阵的漳河湾人，他视而不见。别人跟他打招呼，他似乎都没听见。真是冤家路窄，他感到他的大哥难以对付。他走到家门口，望生迎了上来：“区子弟，杀猪佬来多会儿，杀几头？”

区子沉思片刻：“选大的杀两头，那头花毛大猪留一半边不下头蹄。”

腊月二十四是大仙的六十大寿，他还是按原计划给他准备半边猪，一百斤酒。

太阳当顶时，漳河湾家家屋檐滴着水，稻场上晒满了豆皮，蒸熟的糯米，腊肉、香肠，衣被，老人们躲在避风处晒太阳，小孩们赶着打雪仗，新年的喜气已笼罩着漳河湾。区子却没有感受到，他心里老缠着生意的烦恼。他陪杀猪佬喝酒，一直喝到太阳偏西。李芝回来了，一进门，区子如惊弓之鸟一下站了起来：“怎么这早就回来了？”

李芝说：“大仙说他做寿，整个铺子停业接客三天，今日要收拾安排。”

区子一下跌坐椅上，杯中的酒洒了一地。李芝上前给杀猪佬和望生酌酒，然后又与区子酌酒，区子从沉思中醒来，自语道：“年关将近正是卖酒卖糖时间！望生，等会儿砍几个柳树桩，明日帮我把卷席搬到下街，搭棚卖酒。”

饭后他叫李芝裁纸，他为新开的棚店准备一付对联，李芝裁完了红纸，帮忙牵对联，区子挥笔如行云，写了一色刚劲的柳体行书。

上联是：麻糖好好麻糖糖甜地上人

下联是：美酒醇醇美酒酒醉天中仙

横披是：区子酒店

第二天天刚亮，区子、望生、李芝用板车拉着备料上街搭棚，当他们搭好棚，摆好条桌和酒缸时，日出三竿，上街的人正旺，他们贴